

在薰風人醉的日子裏

歌聲漸歇，營火將殘，暗紅火光映照着一個陶醉的笑臉時，我正對着這羣少年人講述一個故事——一個非洲蘇魯族人的故事。故事是關於該族人的一個近乎宗教的儀式——少年的成人儀式。每當該族少年年滿十四歲時，族人便為他全身塗上白漆（一種當地的樹液），驅逐他入森林中。少年人須得憑着手上唯一的長矛在大自然中搏鬥求生，經三個月後，白漆褪盡才可回歸本族，否則族人見了亦必加以追殺。少年若能生還回來，便真正成為族中的成人了。全族人圍在火旁歌舞達旦，以示慶祝。

故事講完了，營火亦只餘灰燼。少年們分批走回自己的營帳。我仰首望空，正自參斗縱橫，不久，鼾聲已和着四野蟲鳴，遠處的山風呼號於林梢，彷彿歌聲仍伴耳。而他們也許正做着遙遠的夢，比火還紅的夢。

孤寂的一刻裏，把我清醒地喚回現實。少年時熱愛荒野生活，從中磨煉了一身傲骨。而近十年來也同時把自己的精力與青春為一個少年團體的工作所消磨。個人的所得所失，未必值得計較，卻從來沒有真正檢討一下，在這個現實功利的社會裏，自己的努力是否徒然呢！「功利」自市場滲入學校，滲入各類型的康樂團體，污染着無數待染的心靈。充足的物質條件正在為下一代無微不至地裝扮，似乎使他們毫無欠缺。我久已不願去追問少年人的志願了。在薰風人醉的日子裏，沒有風沙、驚濤、高山、峻嶺、森林、與及森林中的猛獸。在他們面前的只有光輝的前景，要努力的只是如何尋找一條通往利祿的捷徑。又有誰會在荒郊中黯



淡的營火下去為少年人講述蘇魯族人的故事，這也不過是無邊曠野中的一聲輕唱罷了。

露水滋濕了鬢髮，四圍的蟲聲如在嘲諷，我回入自己的營帳，去尋找湧湧波濤狂瀾急激的夢。是時，營門外的風聲正緊。

憶舊游

之九

一九七一年 八月

兩探蓮花澗

• 舊侶 •



看法才逐漸為現實所代替，而神秘感也告逐漸減輕了。

經過前輩們的探索，大約十年之前，便已聽說有所謂「九大石澗」，雖然後來發現其中有些根本有名無實，影響了排名的價值，但卻也激發起人們去突破舊規範的決心：繼往開來，更引人入勝的石澗相繼發現，其中如黃龍坑，瀾礁石澗等等，就其澗長澗勢，不是遠較某些「名澗」為佳嗎？另一方面，那些暴露於車路之旁的，被引水道截奪而成為乾涸荒澗的，既然喪失其風韻，理由上早就應該從名澗的行列中除名了，時至今日，聽說還有具備特色的新澗被發掘出來，新澗替舊澗，這是可喜而合理的現象。

我現在談的是八年前查探蓮花澗的情形：

夏末秋初，海遊進行已久，山線尚未舉行，領隊的意思是開一輪石澗，此舉既能消暑，亦可作行山前的操練，意義積極，我頗為欣賞這種安排，但環顧境內諸澗，已開闢者寥寥可數，各隊爭相往遊，難免減低了探幽覽勝的趣味，於是我們想到何不闢開一些新領域，為旅行節目添一點新意？

有山必有澗，此乃最淺顯的道理，除非它是一個土丘，境內山嶺連綿，何愁無澗可溯，問題是如何打通途徑，使之構成旅行路線，我們的領隊是個孤胆英雄，為了達成是項目標，經常獨闢叢林，摸通絕谷，仔細查察每條新澗的形貌和走勢。有一次向我介紹他所發現的一條不知名石澗，位在深井之北，永吉橋之東，起初我以為乃深井坑的一部份，但很快明白是

回想參加旅行隊活動的初期，最引起我遐思的節目是甚麼呢？不是高山峻嶺，也並非荒島海濱，而是那一條條窺伏於深山窮谷中的石澗。說起來有個原因，在我很年輕的時候，曾經和幾個更年輕的朋友冒冒失失的從大埔那個方向上攀大帽山，竟然能摸到山頂的雷達站。正當我們力倦筋疲而又歡欣雀躍之際，一個軍裝打扮手拿武器的外國人着令這行不速之客回頭。因為事出意外，來不及找回那下山路口，就莽莽撞撞的踏進一條石澗，年輕人有的是不怕死的胆量和衝勁，索性順澗而下，幾經辛苦驚險，終於逃出牢籠，那就是後來有名的「大城」。自此以後，我對石澗有着特別深刻的印象，在心中將它列為「化外」之區，可想而知不可知的所在。其後多次隨隊探遊，這化外的

另一回事。

根據他的描述，該澗水流豐盛，巨潭特多，形勢十分險要，我們查看地圖，發現大概就是由蓮花山下走永吉橋那條石澗的下游，因為上游蜿蜒路畔田畝之間，絲毫不顯眼，下游一段罕為人知，其中或真個大有文章，決定前去查看究竟。

包括兩位女將在內的五人探路小組，由姓梁的隊友駕車前往，梁不知還記得否？兩天前他才新任爸爸，領隊則全全意在計劃探澗行動。正是立秋過後，進入溽溽交替的期間，日來不是燥熱難當，就是大雨驟來，我們出發的當兒，天色本來不差，但過了荃灣，雲層迅速加厚，下起了不大不小的雨，下雨走石澗，當然甚為不宜，却也淋不熄我們往探的決心，到了大欖涌，索性飛馳而上，直駛跨澗的橋旁，水就從左方流來，雨不知甚麼時候停了。

由車路破坡下澗，首先碰上那個人人皆知的大潭，當時卻屬初遇，草長及胸，樹如覆蓋，一開始便呈現深幽的感覺。

過了分澗，兩旁山壁陡然變為峭直，草木莽亂的程度加深，我們清楚的覺得，自己已經陷身絕壁之下，翹首上望，雲在樹頂上飄，視野很是狹窄，但澗勢卻還相當平緩，澗中出現淺淺的水草堆，表示流速不會很大，灌木異常茂密粗壯，有些已俱備喬木的蒼勁外形，混以底層的厥類植物，雜草和驚人的蘆兜草，構成兩幅緊密的綠色牆壁，看到這個排場，我不禁暗自吃驚，恐怕大雨忽來，澗水上漲，可難以找到逃生之路。

不久之後，我們就懂得這種顧慮絕不多餘。

個人跑進商店買衫，裏外煥然一新，拿着大包小包濕衣走上酒家，吃過東西，身心才感舒適。

十二天之後，我們又來踏勘此澗，在我是次回，領隊卻是第三次到來了。可見爲了開好一條旅行路線，也必須有鍥而不捨的精神，付出的努力之大實非外人所能理解的。

這次我們採順走而下的方法，在清快塘通田夫仔鄉道中段叫下坳的小橋旁下澗，多年來遊者不絕，現在這兒已踩出了坦途，當時卻一開始便碰上麻煩，長草幾與人齊，撥草尋澗的來到斷層，向下俯看，不禁怵目驚心，澗勢驟下百餘呎，瀑水從幾個缺口跳下岩石嶙峋的峭壁，發出深沉的回響，澗似是向右轉，其間露出潭水半泓，夾雜在蒼綠得奪目的滾滾樹叢間，這展示在我們眼前的第一幕，比想像中還要令人心旌動搖，幾個人佇立讚嘆再三，興奮之情就像尋寶者發現了寶藏，一時之間忘却以後的行動。

我們終於從千萬年穿鑿而成的幾道石門旁邊落下，看山水涵湧的從門與門之間激湍而出，便已是難得一見的奇觀，下面有大小兩潭，小者在上，四個人長久的在其間享受喧喧水聲和微末水花撫摸着臉龐的冰涼感覺，內心奇怪週圍都是旅遊熱門地點的中間，竟保留着這麼塊清幽隔絕的處女地。

經過稍下一個長方形小潭，發覺有條兩呎多長的青竹蛇靜伏水中。似乎無視於我們的存在，是不是說明這裏的生物從來沒有和暴虐的人類交易過的經驗呢！直到石塊如雨的擊到身旁，樹枝直敲蛇背，牠才如夢方醒，知道殺身

，大概過了半個鐘頭，大雨沛然而來，剛才走乾石頭本就不易，如今石濕水急，怎不舉步爲艱，幾個人互相扶持着繼續往前，仍舊不免滑下水中，弄得衣衫盡濕，然而要就此回頭，一時之間還是不甘願的。

大雨一下，澗水不覺暗暗上升，我們不是初哥，那有不知澗中遭逢山洪的危險性，幾天前井欄樹沖去兩人的事件浮上心頭，好在這地方位置較高，上面的山勢又不怎麼大，希望水勢不會來得太猛，其實也得看看雨量如何。我們一邊前進一邊留意逃生機會，最直捷的莫如強攀山坡，但鑽進去之後恐怕很難脫身了。

大雨繼續，然後响起了驚雷，閃電的亮光從樹木之間下透，深壑形勢險窄，雨聲、雷聲和水聲交互撞擊，形成一支令人神魂不安的交响曲，隊中有兩個女的，安全特別令人關心。我們的信心在這天翻地覆的混音壓迫下動搖了，忙向領隊詢問前程，據說大潭之區尚未到達，因此更危險的開頭仍舊擺在前邊。他看出我害怕的心理，說：「不如在此回頭吧！掉下潭去可不是好玩的。」於是停止前進，這大半個鐘頭的時間，不過完成了短短一段而已。

沿澗回撤，事情絕不簡單，如今已放棄跳石而過的方法，干脆下水步行，澗水渾濁，是大雨中通常的情形，水下既看不清楚，只好用腳探索，儘管萬分小心，仍不時踩空，總要嚇得心直往外跳。

某些地方，水已經來到胸際，如果繼續上漲，就會弄出滅頂的慘劇，所以只要有辦法，我們儘量緊貼澗邊而行，那裏水勢較弱較淺，再不是使離水跨上山坡，但正如剛才所說，澗

之禍來臨，便瘋狂的在潭中亂闖，找得小隙逃出生天。

本澗的特點，可用「濃縮」兩字來形容。一路過去，有連串的巨潭、有峭壁、有奇形怪石、有古木亂藤、有繁生的水中植物、有石門水洞，澗勢奔騰起伏，氣象萬千，尤其那兩個最大的潭，直徑幾及百呎，潭壁圓滑如桶，我無法理解一道澗水怎能將它開鑿成功，這需要用去多少歲月，多少技巧呀！而這一堆堆的景物，都被有次序的擺設在不及一小時的行程之內，又似有誰個藝術家在作匠心獨運了。

到了當日掉頭的地點而不自知，那一天雖然大吃苦頭，其實尚未接觸精華的所在，我們背着斜陽踏着乾燥的石頭輕鬆前進，慶幸這澗已被掀開，它埋藏了千萬年的精彩佈置將無保留的呈現在行友之前，本港的旅遊人士又多一個好去處，幾番的吃苦冒險，又何足道哉！

澗既探就，公開節目緊接而來，我遲遲想不出適合的名稱，若援以頭尾兩字，未免拾人牙慧，而且有點别扭，作一個無關的如一發財澗「吧！則又太庸俗不堪了，領隊催得急，因

的兩旁植物繁生，灌木荆棘纏捲在一起，那容你去亂闖，尤其峭壁當路，馬上又得下澗，如此一上一下，徒然消耗體力，看着斗蓬在水面飄浮，狼狽之情實在教人洩氣。

一條罕有人類涉足的荒澗，將會出現什麼意外的事情，實在難以預測。例如由於大雨不止，會從本來乾涸的地方沖來一道山洪，叫人走避不及，又或澗水漲了，石縫附近形成漩渦，將人吸着而不能自拔，此外雨水灌穴，驅使毒物外逸的事也非絕對沒有，所以一邊趟水，一邊小心翼翼注意週圍可能發生的險狀，精神加倍緊張，幸而雨比較小了，頭上漸漸聽不到雷聲，減卻一份心理威脅。

我們努力浮越到澗右一側，只因那邊山勢較緩，爲逃命預備一條後路，澗中心那股大水的壓力，如今想起來仍感脊背發涼。

也許與地形有關，靠右一線水勢遠沒有澗左的凶猛，走起來就比較安全些，前進的速度不期然快了，衝過分澗出口，是最後一樁難事，水流湍急，和一小時之前全然有別，我們半涉半泅的順勢沖向下游，兩澗匯集之後去勢更快，像趕鴨子似的將我們推送到離澗的位置。一舉登上車路，就此脫出險境。

其實大雨早就停止，鉛似的天空，只有疏落的小點飄下，進澗無雨，離澗雨停，天公真有我們爲難乎？這第二次的探澗，仍以失敗告終。

車旁更衣，才發覺寒冷直沁體內，爲之瑟縮不已，車重過塘畔，雨後景物倍覺清新，到了元朗天色大明，空氣一變而爲灼熱難當，不久之前還浸在澗水中發抖，簡直是一場夢。幾

想到本澗源出蓮花山，何不就以「蓮花澗」名之，反正港島有一條「羌花澗」，而該澗又不一定有羌花呢？想不到竟一舉成名，這「名」之所以成，當然絕對不因名稱安得好，而是由於本澗實在有它吸引人的地方，事後司馬龍兄又爲文記之，冠以「彩瀑紅蓮」，「蓮台飛渡」之類的雅緻名稱，使這條矯拔不羣的石澗，帶上一份斯文的色彩，事情已過去八年，近來我重遊此澗，覺得它清靜之感雖然略爲減輕，但風骨尤存，仍是一處值得踏遊的所在。

